

国家环境保护局宣传教育司 编

江河并非万古流

——环境问题报告文学选萃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江河并非万古流

——环境问题报告文学选萃

国家环境保护局宣传教育司 编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1989

内 容 简 介

近几年的中国文坛上，环境问题性的报告文学相继发表，本书选了五篇：《江河并非万古流》、《只有一条长江》、《伐木者，醒来！》、《中国的水污染》和《依稀大地湾》。这些报告文学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我国目前存在的严重的环境问题。文字通俗易懂，读来令人感慨万分。本书可供环境保护工作者及关心环境保护的广大公民阅读。

江河并非万古流

——环境问题报告文学选萃

国家环境保护局宣传教育司 编

责任编辑 周玉泉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崇文区东兴隆街69号

北京海淀玉兴胶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1989年 8 月第 一 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9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9

印数 1—3000 字数 230千字

ISBN 7-80010-480-X/X·261

定价 4.00 元

前 言

在近几年的中国文坛上，问题性的报告文学格外引人注目。它们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社会上造成“轰动效应”。我们从这些问题性报告文学中，收集了几篇关于环境问题的优秀报告文学奉献给读者。这些报告文学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我国目前存在的严重的环境问题，读来令人感慨万分和忧虑重重。作家笔下那“病态”的北京、“毒化”的长江、惨遭劫难的森林、生态恶化的黄土高原使我们痛心焦灼、反思，一种危机感萦绕在我们的心头：我们只有一条长江，只有一个北京，只有一个地球，我们正在失去我们最珍贵的而且永远无法再得到的东西。

痛定思痛。人类与大自然的和谐是人类社会文明进程的必要条件。如果我们随心所欲地践踏大自然，贪得无厌地掠夺自然资源，就必然要受到大自然的惩罚，“企图征服大自然”的人类，该猛醒了！

国家环保局宣教司

1989.3

目 录

江河并非万古流	徐 刚		(1)
只有一条长江	岳非丘		(43)
伐木者，醒来！	徐 刚		(122)
中国的水污染	刘贵贤		(200)
依稀大地湾	沙 青		(243)

江河并非万古流

徐 刚

第一章 水 论

水，天赐之物；水，地藏之源。

地球史上记载着先有地球后有水，有了水之后地球才有活气，才出现绿色和生命。

水可以是利，也可以是害。

几千年来为了求水之利，中国人烧香拜佛不说，还以童男童女祭河伯，可是河伯经常兴风作浪。

中国食文化的一大分支是酒文化。酒，既有水的形态，又有火的性格。大凡好酒的酿制必定得有好水，可惜喝茅台酒喝得颠三倒四的人们，向世界炫耀这一中国的古文明时，却从不提起水——酒的母亲的现状——在大江小河被污染之后，中国还会有美酒吗？

以为我们所有人都可以轻视都可以玷污的水，现在已开始了它的报复——让你喝不到清水，让臭水去玷污人的血液，民族的血液！

人类最漠视的，往往是最珍贵的；人类拼命为之奋斗的，往往是最没有价值的；人类以为天经地义属我所有的，失去得也快。

一组枯燥的而对现代人来说又不能不读的数字：

地球的总表面积为 5.1 亿平方公里。

覆盖地球的水面积为 3.60 亿平方公里。

海水占总水量的 97.3%。(全球总水量 140 亿亿吨)

淡水占总水量的 2.7%。(其中冰川占 2%)

中国的总水量名列世界第 6 位。

因为人口众多的缘故，人均占水量是世界人均占有量的 1/4，第 88 位，在贫水国的行列中。

中国水量的分布极不平衡，相对而言，南方稍稍好一些，雨水也多；而北方，则其干旱的程度，看一眼大片焦黄的土地上寸草不收便可想而知了。人口稠密、工农业发达的海河滦河流域，人均水量仅 430 立方米，比干旱的阿拉伯半岛还少。干旱年份，京津地区缺水达 100 亿立方米。

全国缺水的城市 188 个。日缺水量 1240 万吨。(1 吨 = 1 立方米)

农村尚有 5600 万人的饮用水源没有解决。

我们还需坦率地承认，不承认也不行——北京是一个严重缺水的大国的首都，缺水和贫血，从生命的意义上来说，几乎是相等的，如果北京给人以一种灰蒙蒙的、如 1988 年春天那样风沙蔽日、昏暗压抑的印象，那毫不奇怪，因为它缺水而且贫血。

70 年代伊始，已经有专家就北京水资源告急发出呼吁了，并断定到 2000 年，北京市的用水量将大大超出北京所能提供的所有地上地下水资源的总和。始所未料的只是刚刚跨入 80 年代，北京便失去了平衡，官厅水库、十三陵水库、密云水库——这三个北京人民耗资亿万、一锹一锹挖掘出来的北京保命的水库、血库，连年来处于半干涸状态。

怎么办？打井！谁也想象不到，北京，这个长城拱卫、金龙摇曳、古狮遍地的古都的地下，已经打了几万眼井，仅 1983 年，在水荒的阴影下争先恐后向地下要水，便打了 4 万眼井，说北京是千疮百孔，一点也不算过份。北京的地面正在塌陷，北京的地下，因为地下水的严重过量超采，已经有了 1000 多平方公

里的大漏斗。漏斗是什么？大家都见过，1000 多平方公里的大漏斗意味着什么？人们可以去想象。

对地下水资源的掠夺性的开采，只是其中之一例；而在这之前，先已有了地表水——比如长江、黄河的衰落，就在人们意识到让黄河变清是何等不易的时候，长江却也早已开始了自己的浑浊，随着从上游挟带的泥沙量日益增加，河床不断升高，水流量不断减少；在黄河成了“患河”、“天河”之后，国人面对着曾经如此多彩多姿为多少诗文吟诵的长江，不能不作一番认真的审视了……

如果说黄河、长江是中国大地上中华民族的两根大动脉的话，它们正在日以继夜地大出血，只是借着这两条长河的绵长和韧性，我们的民族才得以苟延残喘，但，关于急救的措施，除了在每年的汛期加固堤岸外，还在旷日持久的拖延之中……

水污染继续恶化。

全国每年排放废水在 340 亿立方米之上，其中工业废水 260 多亿立方米，得到处理的仅占 22%，其达标率又只占处理量的 56%，水污染每年造成经济损失达 300 亿元。

据统计，我国工业用水的重复利用率不足 25%，年复一年的浪费，其累计量，几乎是另一条长江水！

1980 年，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只有日本的 29.4%，而废水量却是日本的 1.31 倍。

我国单位废水量是美、日、联邦德国的 4 倍！

落后的农业用水方式，耗去了全国总用水量的 80% 以上，千年不变的畦灌方法，灌溉效率仅为 20—40%。而发达国家采用的喷灌、滴灌、微灌等技术，使水的利用率达到了 90% 以上。

2000 年，这是中国人民向往的要达到小康水平的年代，旧的世纪结束、新的世纪来临，中国人一定大放鞭炮辞旧迎新，再查一查老黄历正好又是龙年，龙的传人又得摇头摆尾高兴一番，到底还有什么新花样，现在还不得而知。然而，关于水的警

告，如果说大自然今天亮出的是“黄牌”的话，到了2000年，就将是“红牌”了——到时全国总用水量将增加6000亿立方米，工业和城市用水将增加两倍，农业用水的增加幅度将更大。随着工业的发展、城市的膨胀、人口的增加，开发水资源的难度更大、成本更高，或者说将很难找到可以再开发的资源。

人可以一日无粮，人不能一日无水。洁净的水可以滋养心灵，肮脏的水能够窒息生命。

为了生产1吨玉米，人们就得施以700—1300吨水；而生产1吨稻谷需要的水量是1400—2000吨。

炼1吨钢需20—40吨水，采1吨石油需要30—50吨水，造1吨纸耗去300吨水，生产1吨纤维所用的水高达1200—1700吨！

没有水哪有科学和文明？

无论是地中海的古罗马文明，还是希腊的爱琴海文明或者是亚细亚古老的大河文明，文明的曙光总是在波涛汹涌中闪现的。

任何文明的发生和发展都离不开水。

历史上有多少城池名胜、河流湖泊，因为有了水便衰落便埋没便永久地消失！

第二章 华北的呼唤

我穿行在华北大地。

华北，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不足全国的1/3。河北，地表水的径流量由69亿立方米减少到30亿立方米。地下水位以平均每年1—2米的速度下降，形成地下漏斗30余个，14000多平方公里，全省50多万口机井，每年有5%抽不上水，40%的井只能抽少量的水。山西太原自来水供水量每年递减3%，仅山西大同矿务局，每天缺水7万吨，因此而少采煤10万吨左右。河北省水浇地面积比1980年减少了800万亩，全省每年用于抗旱的投资达2亿元。更为严重的是为了控制水，人们已把打水的钻头伸

到了地层 200 米以下，强行超采深层地下水。打破了深层地下水维系了亿万斯年的补给平衡，而深层地下水的循环补给一次需 650 年——6 个半世纪！这样的后果谁去设想？谁敢设想？

北京郊区吗？大片干渴的土地，土坷垃就跟石头一样坚硬。密云县许家务大队，从 70 年代中期笔者第一次去采访时，那里的农民便已经盼望着有更多的水了。不幸的是，这几年井越打越深，水却越来越少。

大大小小的有名无名的河流都干涸了。

北京历史上以泉水为水源的城郊河道已全部干涸！地下水位的大幅度下降，使全部自来水管的供水能力以每年 5% 的速度锐减！北京郊区的“五大风口”正虎视眈眈着北京！

这样的例子，决非河北一地。

有讽刺意味的是，享有中国硅谷美名，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密集的北京中关村，某个研究所的食堂，一台没有循环水设施的次冷冻机每开动一天的直排水量为 88 吨，相当于 44 个人一个月的用水量。这样的冷冻机简直是吃水机，长年累月可以吃到将自来水塔吃干的程度，又是在某研究所门下，为什么不“研究研究”呢？

这样的吃水机，在北京，在华北，在中国还不知有多少，就这样轰隆隆地吃下去，何愁黄河长江吃不尽？可是老百姓吃什么？庄稼吃什么？我们的后人吃什么？

又据报载：北京市一家工厂的厕所用水，占全厂用水量的 1/3。

记者找到了这两个单位的头头，问何以有如此惊人的浪费？答道：“你不知道吗？北京的水便宜！”

又是一个矛盾：水，太便宜了；水，又是太珍重了！说太便宜的人，即便水价也来个飞涨，他也照样浪费，因为用不到他掏钱，这里的一个恶性循环几乎是普遍的：用国家的钱，浪费人民共有的资源。

华北农村。农田灌溉用水占总耗水量的 80%，由于农田水

利设施的老化失修、防渗性差，整个海河流域现有水利工程的配套面积不到 50%，利用系数仅为 30—40%。有的灌区的配套利用系数更低，山西汾河灌区，有效灌溉面积 150 万亩，配套齐全的只有 12 万亩，不足 10%。据河北省有关部门统计，全省灌区每亩每次的毛用水量为 150 立方米以上，而田间净用量只是 70 立方米，相当正常灌水定额的 1.5 倍。由于灌区配套工程差，水量无法控制，大水漫灌、漏水、半灌，是农林灌溉用水中浪费的三大渠道，千辛万苦引来的水，甚至用大把大把抗旱费买来的水，就这样哗哗地流走了，无声无息地渗跑了，到了又一年的旱季，一切照样重复。

华北缺水。名声远播的华北油田因为缺水而不得不靠地下水维持，没有水，大同的煤采不出来，这一切已不是什么秘密了，人们已经在大声疾呼了！

建国以来，为确保北京用水，京郊乃至在河北境内，已修建大中小水库 200 多座，控制了山区流域面积的 60%，目前的困境是：随着山西上游的能源基地建设，以及张家口地区洋河大灌区的投入使用，上游的来水量会进一步减少，如碰上干旱之年，则无水可引，这就是水库常常只有少量的水，乃至干枯的原因所在。

干渴的北京一直在找水，眼下唯一可引的水源是河北流经北京房山县的拒马河，这是北京周围唯一没有控制的河道，这一河清水在北京人眼里自然是极有吸引力的，因此便有了在拒马河房山段修建水库的提议。北京再把拒马河的水引走，那么河北现有的灌区难以扩大灌溉面积且不说，还将使拒马河下游河北省的 7 个县、180 万人、360 万亩土地失去补给水源，使 6 个万亩以上的小灌区、5 座扬水站以及数以千计的机井全部报废。这一笔帐算得合情合理，有根有据，谁看了谁都不敢轻举妄动的。

拒马河还在流。北京还在渴。

天津在引滦入津工程以后，缓和了天津市民的用水状况，但，根本意义上的天津的水危机远远没有解决，值得忧愁而人们

尚未想到的一个忧虑是：滦河水目前虽然有发源地——塞罕坝草原、森林的保护，但，过量的采用在天长日久之后，会不会超出它的能承受的极限？而目前城市的膨胀、人口的增多、滦河两岸日益增加的乡镇企业的用水以及随之必然带来的对滦河的污染，目前所呈现出的态势几乎是无法控制的！

供天津用水的潘家口水库的来水量，较之设计能力所预测的要少得多，最少的年份是7亿立方米，不足设计能力的一半。

海河上游，漳河、子牙河、大清河、潮白河常年断流，日益严重的水土流失使这些河流的河口严重淤塞。泥沙垒积的河床，象驼峰一样起伏不平的河底的流沙，这一切都预兆着：如果在不久的将来，这些河流消失了，消失了涛声与帆影，你将不必感到惊奇！随之消失的还将有河流两岸绿色的庄稼，以及牛羊和飞鸟，你也不必惊奇！

华北对于中国的重要性，简言之，它是中国的首都所在地，是重要工业城市天津所在地，是华北油田所在地，是主要煤矿工业所在地。人口、耕地、粮食各占全国1/5，工业产值占全国14%，有专家呼吁道：为了使中国不至迁都，天津不至沉陷，河北不至成为不毛之地，山西不至空有能源基地的盛名，对华北水资源危机该是作出认真的估价、研讨确凿的对策、付之有力的行动的时候了！

10年前，1977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向全世界发出呼吁：“水不久将成为一项严重的社会危机，石油危机之后的下一个危机便是水。”

中国有那么多强化的宣传工具，然而联合国的这一呼吁，对中国的老百姓来说，却至今还是陌生的。

1987年元旦刚过，在山西省召开的水资源紧缺综合对策讨论会上，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满心忧虑地说：“耕地减少，森林减少，能源供给紧张，已引起大家的重视，但水资源危机的严重性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现在已经到了该大声疾呼的时候了。”

中国古语云：“治水即治国。”水在何方？

在我们明白了水资源不是无穷无尽，而北京或整个华北正面临着严重的现实的水危机的时候，治水之道不应该再是往地层深处打井、采水，而应是节水、杜绝浪费，这其中自然也包括了工业污水的治理和再使用。恰恰在这些当前中国治水最迫切的关口上，我们是听之任之的，不知道白白地淌走了多少最紧缺的水资源！

北京每年排出污水 9 亿多吨，处理量只占 10%，其余的倾其所有涌入河流和地下水道。全市 80 多条河流，受到不同程度污染的有 54 条，老北京说：“我们治理了一条龙须沟，又生出了半百条龙须沟！”这个半百是夸张的，但，并非子虚乌有，有的河段已与旧北京的龙须沟无异，这样的河段正愈来愈多，是不容怀疑的。

至于象卢沟桥下只有荒草、卵石，长年不见一滴水，卢沟晓月已空有其名，这样的河段，则在北京更属司空惯见，不是龙须沟，又怎样？

河北省的缺水已经到了嗓子眼里冒烟的程度。石家庄电化厂建在贫水区，加上连续干旱，全厂 10 眼井有 6 眼已告滴水无存，而该厂的机器运转的需要，是至少每小时 150 吨水！1987 年每小时只能抽取 50 吨水，因为白花花的水而失去的白花花的大洋是 100 多万元。事情的麻烦还不仅如此，电化厂生产的烧碱涉及到全省 200 多个企业的原料供应，受“株连”的竟是一大片！走遍河北的几个城市，邯郸、大同、张家口，居民们都知道一首关于水的顺口溜：一楼稀拉拉，二楼滴滴嗒，三楼干巴巴！

全省每年排放的污水量达 14 亿多吨，已有 30 多条河流、几座水库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50 年代，幽燕之地无水不清，现在则是无水不污。污水不加处理，污染了本来还可以饮用的河流，再由河流扩大开去，祸及畜、牧、农、渔，现在河北所呈现出来的这种趋势不是一处一地，而是一片一片的蔓延状。

河北省工业、企业每天可以回收的 90 万立方米空调水、冷

却水全部流向地下水道，相当于石家庄市工业系统一天的用水量。一放一收之间，放出去多少流水悉被糟踏，收回来的是整个城市机器的转动！

河北是叫水荒叫得最紧迫的一个省，河北面临的水荒现实也确实令人十分焦虑的。请看：石家庄市某化工厂下水管道损坏，所排污水长期冲刷、腐蚀自来水管，致使水管破裂，白花花的水直接流入下水道，一直流了一年又三个月，缺水乎？富水乎？发现时是因为维修道路，歪打正着，白花花的水流失了132万吨，人民币20万元！

一些环境学家批评中国的环境问题，说是“走西方工业国家的老路，先污染后处理”；实际上大多数情况下，连这一点都没有做到，走的是“只管污染不管处理不管浪费”的新路。

河北省的水利部门并且另有一套打算，如北京非要修水库不可，他们将在上游将拒马河的水先引走，使水库成为一个大干土坑，让你无水可蓄。这一招不可谓不厉害。往深处想，往远处看，也就是关于水的争夺的可怕场景。一个民族，可以因为水而分裂而内战，倘若只是到了那个时候，才想到水是命根子，那就为时晚矣！

干渴的华北向着黄河呼喊求援，人们为此而望眼欲穿的时候，黄河北调的工程、地底下隧道的开掘却是千难万险的，这样的大工程姑且不论其总体前景如何，总不能说是指日可待。更重要的是人们对黄河的现状知之不多，黄河流域仍然因为植被的破坏而处在不断的水土流失的困境中，黄河里越来越多的是泥沙，越来越少的是流水。近几年，黄河流域干旱异常，径流贫乏，黄河曾几次出现断流的情况，加上沿河两岸，因为有黄河可依，工农业用水量年年猛增，如按沿河各省提出的到1990年对黄河的用水要求，黄河里非但调不出一滴水，还缺水100亿立方米。多么可怕的黄河的赤字！

黄河水北调尚未成功，又有人提出彻底解决华北的水危机，只能等到长江之水北上后。这些壮丽的设想，可惜都无法解决当

前的燃眉之急，同时又因为它的壮丽而掩盖了眼下马上可做很快就能生效的、虽然并不壮丽的事情。

难道华北就没救了吗？

不是。

问题在于：我们是不是赶紧做。

北京每年排放的废、污水，全部加以处理、利用，则正好相当于每年新建一座密云水库。

如果把河北省每年的废污水回收率，从不足 30% 提高到 70%，全省所有城市等于新增加一半的可供水量。

这两笔帐对于缺水的华北，应该是十分有吸引力的，在地表水几乎告尽、地下水纷纷出现漏斗、黄河长江还在远处的情况下，只有化腐朽为神奇这华山一条路可走，可是许多厂矿企业宁可月月罚款，也不愿一次性地购置、建造净化污水设备。还有的宁可多花钱买“省事”的自来水，却不去制造省钱但需化一番功夫的循环水。北京、石家庄、太原等城市的用水就是这样一天比一天紧张，浪费的缺口又始终不能杜绝的根本之所在。

华北在呼喊。呼喊什么？仅仅是呼喊水吗？为什么不呼喊浪费是最大的漏斗？为什么不呼喊污染已成为万恶之源？

第三章 流水不再浪漫

流水是什么？是诗、是音乐、是中国泼墨山水画中的浓浓淡淡的一片流溢于方寸之外的江湖涛声……

诚然，文学与艺术中的流水之声或流水之状，已经是一种再创造了，注入了诗人和艺术家自身的气质与情感。因而关于流水的一般来说是浪漫的想象，至今还在延续。当一代又一代的人行将就木，孩子们便重新在晨昏交替秋风春雨中编织着一个又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梦幻，亮晶晶如水滴雨珠一般。流水把人生带向遥远。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人们不再能品尝到水的甘甜，苦涩与

漂白粉使我们的舌头和味觉麻木，我们看不见自己的血管里出了什么毛病。而作为山河大地命脉的大小河流，也就是土地母亲身上的各种血管的淤积、堵塞、污染，我们更是视而不见；不仅仅是视而不见，我们中的几乎每一个都参与了堵塞母亲血管的罪恶的行为。

以黄河为发端，长江、珠江、淮河、松花江、辽河、海河无不群起效尤，纷纷地一路掠夺，把泥沙拱手相送给大海，不把大海填平仿佛不足以证明沧海桑田这一真理似的。就这样，我们的水土流失面积已达 150 万平方公里，也就是说中国国土的 $1/6$ 被冲进了大海中，而国土简言之是由泥沙组成的。就在每年都要冲运下来 16 亿吨泥沙的黄河中上游，破坏森林与垦荒至今不止，“越穷越垦，越垦越穷”。与下游防洪筑堤所出现的“越加越险”，“越险越加”的现象，组成了今日黄河的双重恶性循环。

长江之于黄河，真是亦步亦趋的。50 年代的测算表明，长江的水土流失面积为 36 万平方公里，占流域总面积的 20%，时至今日这个百分比刚好“翻番”——40%。平均每年侵蚀土壤 24 亿吨，这些土壤中含氮 650 万吨、磷 430 万吨、钾 1600 万吨。

“长江有可能成为第二条黄河！”这是早几年中外有识之士发出的警告！

长江所面临的困境，又岂只仅仅是水土流失？笔者在踏访长江两岸时得知，长江流域有各类工矿企业 10 万多个，近几年兴起的乡镇企业使这个数字还在迅速递增。为得水利地利之便，这些工矿企业主要分布在沿江城镇，挖矿的、烧石灰的，小煤窑、小砖窑可谓星罗棋布，每年排放污水 120 亿吨，也就是说每天都有 3.4 亿吨污水倾泻在长江之中，而渡口、重庆、武汉、南京、上海 5 大沿江城市的排放污水量，占总数的 80% 以上，形成污染带累计长 500 公里，已监测出的污染物质达 40 余种，其中 COD 43 万吨，酚和氰化物 1800 吨，砷及汞、铬、铅、镉等有毒金属 1630 吨，石油类近万吨。长江的水污染还来自农药、化肥，流域内每年使用农药 60 万吨上下，有机氯农药占一半以

上，农药的有效利用率为 10—30%，其余散失于土壤和水域，并渗透到农作物和水产品内——我们每天或常常食用的粮食、蔬菜及各种鱼鲜。在长江流域污染严重的某地的测试表明：大米中汞的检出率高达 95%，蔬菜中铬的检出率是 100%！

长江还是这样流着、流着，她已经变得十分沉重了，人们还在向她倾泻更沉重的包袱。倘是从三峡顺流而下，两岸可见的是成片的水土流失之后的光板田，以及江岸旁边与日俱增的锥状固体垃圾如山峰一样矗立着，瀑布已经难得看见了，污水和各种废品塑料大大方方源源不断地一路向东，哺育了几亿人口的大江，就是被这几亿人口污染着：垃圾、煤灰、各种废碴、大小便……高智商的人类做着最低智商的或者是毫无人性的损害人类自身的事情。这是当今世界一个最痛苦也最使人不解的话题。

现在让我们来到上海，走向苏州河——这一条真正发黑真正发臭的河流；走向黄浦江——这一条正在步苏州河后尘的上海人的生命之泉。

距长江大旱不到一年，上海甲型肝炎流行，病房人满为患，不得不由各单位自行设立隔离室，连正放寒假的学校教室也成了临时病房。据上海的新闻媒介说，此次甲型肝炎的病毒主要源自毛蚶——上海人十分爱吃的一种海鲜。而毛蚶何以会带毒，报上似乎未加深究。

毛蚶现在也成了怪物，不仅上海人不敢吃，从北京到很讲究吃的广州，一说毛蚶无不神经紧张。笔者要为毛蚶鸣不平的是：谁污染了毛蚶？毛蚶何罪之有？而在上海人食毛蚶得肝炎之前，毛蚶先已经历了一场自身的生存危机，并以自己的大量死亡先向人们发出了信息。毛蚶属软体动物，其壳坚硬其肉鲜美，仅产于我国和日本沿海，生活在水深 4 至 20 米的泥沙质沿海海底，稍有淡水流入的环境中。我国沿海北起辽宁南至海南岛均有毛蚶出产。但，从 1986 年 9 月份起，不到半年时间，山东莱州湾海岸毛蚶死亡面积达 300 平方海里，死亡毛蚶 15 万吨，经济损失 7500 万元。时至 1987 年，不见幼贝渔场，幸存下来的毛蚶成贝